

最近收到一封刚满十八岁高中女生的来信,这个女孩是从中国到柏林去求学的。

“十八岁是人生重要转折点,选择和决定极其关键。然而这时的我们都太迷茫,以至于多数时候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假设世界上所有十八岁的女孩都是您的孩子,您对她们最珍贵的忠告将是什么呢?为什么?”

“亲爱的惟清小妹妹,看完你的来信,我深深地感受到你的迷茫,这又何尝不是我十八岁的感受。记得那年我刚拍完第一部戏《窗



林青霞十八岁留影

十八岁的孩子们

林青霞

外),正拿不定主意将来要走哪条路。当时唯一的出路是考进大学,好好读书,但我又不是读书的料,进不了大学之门,初恋男友又逼我跟他去美国包饺子,自己最有趣做的事却是演戏。电影公司要我到香港去宣传《窗外》,我非常彷徨,不知道该选择哪条路?如果答应去了,就表示选择了演戏这条路。还记得当时苦恼地写了三张纸条,一张是“读书”,一张是“拍戏”,一张是“包饺子”,每张揉成一团,自己抓阄,整个下午抓来抓去还是决定不了,最后在白纸上写了许多“死字”,可见我当时是多么的苦恼。

“正常来说,十八岁是读书学习的年龄,最好是进大学选择自己有兴趣的科目,趁自己记性最好,学习能力最强的时候,把握机会好好学习,为工作机会和将来的事业打好基础,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传统观念。当然也有许多没有机会读书的成功企业家,像台湾的王永庆,香港的李嘉诚,也有中途辍学的微软创办人 Bill Gates,我想他们必定是选择了他们最有趣的工作,同时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地充实自己。我始终相信天地造人,必定给予每个人不同的礼物——不同的特长和不同的魅力,但你必须去发掘它,并勇往直前将之发扬光大,那么成功必定不会离你太远。

“去香港之前我几乎病倒。到了香港我一夜成名,从此走上电影这条不归路,所以我这一生最大的转折点就是十八岁。



“一路走来,最深刻的体验是‘要选择你最喜欢做的事’,因为这样,你会整个人投入你正在做的事中,不怕苦、不怕难,这样成功的机会相对地比别人高。

“女儿们小时候睡前最喜欢听我说的两个故事是‘小草’和‘蓝蝴蝶’。一个流浪人,走了好多好多路,实在是太累太累了,于是他把背包放下,倒在草地上就睡着了,半夜里听到许多说话的声音,觉得奇怪,这么晚了,会有谁在这黑暗的荒野中说话呢?起来看看个究竟,原来是小草们正兴高采烈地讨论自己在太阳出现的时候会变成什么颜色的花。每枝草都分配到自己的颜色,只有一支最强壮的草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但它一直下不了决定该要哪个颜色。流浪人眼睛都睁不开了,他又陷入昏睡中,等他被刺眼的阳光射醒,眼前的小草都高兴地向着太阳开出自己的花朵,只有一枝枯萎的小草无力地倒在地上,它在太阳出来时还没有做好决定。

“在一个湿湿脏脏的山谷里,有许多烂木头,木头上爬满许多毛毛虫,它们很快地就变成一群群白蝴蝶,在山谷中飞来飞去。有一只毛毛虫仰望天空,天空好蓝好蓝,它好喜欢,它坚定的对自己说:‘有一天我一定要变成像天空一样蓝的蓝蝴蝶。’它每天都这样强烈地渴望着。终于有一天,有人看到山谷中一群白蝴蝶里,有一只像天空一样蓝的蓝蝴蝶在其中飞舞。

“所以,惟清,找出上帝送给你的礼物,带着你的礼物,坚定地朝着你的目标,努力地往前走。

“祝福你们!十八岁的孩子们!”

住上海,自幼曾看惯竹篱笆做的围墙。那时的篱笆墙,一种是细竹捆扎而成,排列密集,细细圆圆,涂上黑油漆,锃亮,有种柔性之美。另一种是粗毛竹劈削而成的扁竹篾排列的,不像细竹那么密闭,也很结实。从些家藏老照片中看到,背景里凡带上点竹篱笆墙的,多半可断定是上海独特的街道景观之一瞥。

墙的景观

竹篱笆墙,用在单位、机关的多,民居也有,多为大户人家的花园洋房。但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也不知道什么缘故,竹篱笆墙则慢慢在减少,以至完全退出了人们的视野。代之而来的,却是多年屡见的千篇一律的水泥砖墙,硬邦邦,固然牢不可破,生猛异常,却乏美感与亲和力。

砖墙风起,好像有一渐变过程,似乎多少同围墙上金属构件的缺失连带着的。记得大炼钢铁那会儿,发动社会各界四处搜罗废铜烂铁,无数住家户的房子拆得七零八落,家里门窗的铁栅栏,花园里铁丝做成的网状围栏,甚至家里的铁锅、铁盒、铁具、小孩子的铁质玩具,统统被贡献出去。结果,谁都知道,好端端的金属成品被炼成了一堆堆难以利用的铁疙瘩,据说这就是所谓“钢铁元帅升帐”。只是我们那时年幼无知,及长才明了真相。然而如此一来,家家住房围栏不存,围墙形同虚设,谁都可以抬腿跨进别人的院落,这点印象很深。

过了几年,有条件的人家开始在原先的围栏处筑起砖墙,越垒越高,以遮人视线。再后来,家家如此,形成了一个以墙隔断的砖围子,看不到院里的花草景物了。联想到前些年全国各地家家营筑铝合金栅栏窗,还真有点感慨国人好作茧自缚。

改革开放年代,人们又注重城市建设和建筑景观的营造了,自是一大可喜的新变化。街边的围墙也不那么单调乏味了,至少洒上些灰色的地脚布、米黄色拉毛墙面,横竖增添了些许色彩。部分公共建筑,诸如学校、机关、幼儿园,甚至采取“亮出”院景的做法,破墙透亮,饰上了花铁栅栏,使行人也能一眼观赏和分享单位内部的建筑、园地、林木、花卉之景,让城市更显端庄



绚丽,满目琳琅。让人惊喜的是,我家附近的几处大院居然悄悄复建起了一些睽违多年的传统竹篱笆墙。眼下即便面积不大,仅属小段试行,也是好的。毕竟,透观着南方海派街道文化细腻。

不过转念想来,城市讲求便利、美丽,本都在常识范围,情理之中,且人同此心。我们犯得着动辄否定之否定,非要走条弯路,转一大圈再复归原点,来回折腾吗?



张冠生兄在《百年张氏》序言中谈到梁任公的家教和梁家子女的出息。由梁任公又想起黄任公,此二公均为张家故交,志趣相投,同心一生。于是又想到梁家公子梁思成,黄家公子黄万里。

蜜蜂颂

邓伟志

一只工蜂一天能飞数十、数百公里,采4000朵花。发现有花多的地方,不保密,不留一手,为了与大家共享,用优美的舞姿告诉同伴花儿的距离、方向,及其与太阳的夹角,信息透明。

昼飞数万里,采撷百花。不辞征途苦,夜归忙酿蜜。资源拟共享,舞姿通消息。均凭整体功,高产在合力。

梁启超当年死于手术事故,起因是手术室护士用碘酒标手术位置时,把本该标明的左肾标成了右肾,手术前医生和护士又都没仔细核对挂在手术台旁的X光片,结果在手术台上取走了他一个健康的好肾,留下了那个生病的坏肾,梁启超不但没有追究,还登报为医院辩护。此次手术事故促成梁启超在三年后的早逝。临终之际,

每当我翻阅珍藏的三本《通俗歌曲比赛获奖歌集》,往事总是如电影镜头般闪现。

1985年夏季,我这个刚刚走上上海市群众艺术馆领导岗位的音乐人,与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以及企业界的一批朋友们,连续组织了三届面向全国征稿的上海通俗歌曲创作、演唱比赛。

记得首届大赛序幕拉开不久,关于唱法分类、歌种定名也有争议,究竟叫“流行歌曲”、“轻歌曲”还是“通俗歌曲”?最后,我们尊重音乐理论家谭冰若的建议,统一称“通俗歌曲”,这一称谓在业内一直沿用至今。1985年的首届比赛应该是省级政府主管部门主办的同类

梁思成和黄万里

张光武

他还念念不忘提倡西医乃至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黄万里为黄炎培三子。1955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在水利部召开的规划方案讨论会上,黄万里是唯一反对建造三门峡水库的专家!黄万里认为,三门峡水库一旦建成,很快将会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可能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灾害。1958年11月,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00多米,并开始拦洪;9月起关闸蓄水拦沙。这一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80万亩良田惨遭

担,如日月之同辉。多么美好前卫的设想!伟大事物总是异想天开的产物。可惜当时没有人理他。

三十多年后,人们去到巴黎,参观了那个位于巴黎城市旁的新城拉德芳斯,大受启发,遂用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浦东开发中。巴黎的拉德芳斯是1985年7月上马的,比梁思成设想晚了三十多年。拉德芳斯和埃菲尔铁塔、蓬皮杜中心都是人类异想天开的产物,也是人类智慧和专业知识进入化境后的极品,如今皆为世界之都巴黎的地标性建筑。

梁启超当年死于手术事故,起因是手术室护士用碘酒标手术位置时,把本该标明的左肾标成了右肾,手术前医生和护士又都没仔细核对挂在手术台旁的X光片,结果在手术台上取走了他一个健康的好肾,留下了那个生病的坏肾,梁启超不但没有追究,还登报为医院辩护。此次手术事故促成梁启超在三年后的早逝。临终之际,

一批佳作从我们大赛中脱颖而出,经演唱新作的磨合,萧雅、周冰倩、周海平、纪晓兰等一批新秀从我们大赛走进了观众的视线。

这三届通俗歌曲大赛,使

吃了“第一只螃蟹”

侯小声

我悟出了“高格调,新手法,浓色彩”便于铭记的九字要诀。这三届通俗歌曲大赛推出的歌曲与歌手,尽管在唱法认定上、作品分类上尚有粗陋与模糊之处,但它毕竟是“第一只蟹”,也是第一股热浪,在为繁荣流行歌坛的大潮中起了积极的推波

1928年7月5日,我出生于苏北黄海之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灾荒连年,民不聊生。抗战爆发时,这个全省面积最大的阜宁县,只有两三所县立和民办中学。那时烽火漫天,颠沛流离,我小学没有毕业,初中读了三个月。乱世之秋,只能分别在外公、大舅父、大伯父的指导下坚持自学,熟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四书五经,至今仍仍可背诵《古文观止》一些段落。

在四十余年《辞海》编纂工作中,我审读了大量书稿,接触了许多新时代的杰出人物,浅识了一些哲理。然“三百千”中的某些内容,由于时代的变迁,新中国建立后已不适用。余暇之际,我常常思考利用“三百千”的传统形式,“旧瓶装新酒”,宣传新时代的道德准则;跟上青少年需求和口味的变化,努力创造服务于文化道德建设的新形式,显得尤为重要。

2015年初,我的忘年之交责任编辑朱志凌建议我重新编撰《品德三字经》《品德千字文》,触动了我的思绪。德育是国家提高公民素质的一项基础建设。各方面专家学者,社会政治工作者,为少年儿童撰写各个学科的益智进德读物,与反映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品同生共长,相得益彰。同时期盼在全国范围内整治环境,清除恶浊腐败气氛,发扬正气,即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为少年儿童和青年的健康成长创造清正廉明的社会风气。

承施芝鸿同志在百忙之中审读全稿,提示具体的修改意见。他认为重新推出《三字经》和《千字文》的新时代版本,阐述时代精神和宣传历史杰出人物是“时代精神和道德制高点需要”,并欣然命笔为文稿作序,以为鼓励。

在编写过程中,曾请教不少专家学者,多蒙大力支持。编写中协助最多者如责任编辑朱志凌,以及几十年的老朋友徐庆凯、秦振庭、杨宝林、王瑞祥等。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我已年近九十,这次重新修订编写,足足花了两年时间,由于文化水平的局限,加之老耄无用,记忆力剧减,篇中所述,恐词不达意,或有立论偏颇、援引错误之处,期盼读者指正。

本文系拼音版《品德三字经》《品德千字文》的后记(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淹毁,县城清空,库区农民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挥泪别乡。其害不幸而为黄万里言中!

2001年8月17日,黄万里辞世。临终前十天留下遗言:“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

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不足百字遗言,竟无一字提及亲人家属,大爱可鉴。盖有良知之中国知识分子,向谙己身在历史进步中所处地位及肩负责任,他们的目光所及,纵观上下几代……斯人已逝,惟期来者,我期待。

以千计歌曲来稿的情景;难忘在电视台一场又一场组织录播演唱比赛实况(包括刘维念着我撰写的串词),观众投票信雪片般地寄往群艺馆的情景;

难忘从我们群艺馆大赛推出的《难忘今宵》已用作央视每届春晚必用的主题歌,成为了传世之作……

总之,我们难忘这三年间我们执着地连续三届举办通俗歌曲创作、演唱比赛,吃了“第一只螃蟹”,并成了音乐界一段交口称赞的历史。



窗花 (水粉画) 顾惠忠

最难忘的 是跨入艺术门 槛的引路人, 群艺馆二三事 明请看本栏。

扣好人生第一颗扣子

巢峰

序跋 精粹

最难忘的 是跨入艺术门 槛的引路人, 群艺馆二三事 明请看本栏。